

招远三中 终生感恩的地方

徐林进 撰文/供图



我的入伍纪念本里有同学们写的临别赠言

今春，招远三中的一批老校友发起为母校修志的倡议，并组织各级校友回忆三中往事、书写“三中故事”征文。1957年，为填补招远北乡无中学的空白，政府于原招北县驻地杜家村村西创办招远三中，面向周边5个乡镇300多个村庄招生。这是招远北部地区成立最早、规模最大的一所中学，先后培养了上万名三中学子，直至2010年撤销。

天南地北的招远三中校友们，将关于母校的点点滴滴，记录在了一篇篇饱含深情的征文中，也勾起了我对母校的久远记忆。1958年到1959年，在招远三中读书一年，时间虽短，校领导和老师们却给予我远超一般同学的关怀照顾和教育培养，使我受益终生。

校领导“逼”我上学

我10岁那年，父亲因病去世，小脚老娘带我兄妹5人艰难度日。我是老大，虽只有10岁，但已知压在身上担子的分量。我靠游击式的上学、夜校式的自学，完成了小学阶段的学业。1958年秋季，招远北招片区初中招生考试，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招远三中。考前经不起老师的劝催而考，考后两次报到因无钱住校又返回家中。

学校见我久不报到，便派出教育的杨老师，联合公社干部和大队领导，到我家动员我上学。还派出和我同村并一起考入中学的王日亭回家领我去上学。王日亭说他不去上学了，就在家里等着我，一定得把我带去学校，这是老师交给他的任务。我只好随他去学校报了到。

招远三中领导抓教育是这样认真，“逼”我上学是这样真诚，是我没有想到的。可惜至今我也不知道是哪位领导下此决心，出此绝招。几十年来，我不时想起此情此景，泪水总是不自觉地流下来。我这里对母校领导和老师敬个军礼，真诚地说一声“谢谢！”

校方发给助学金

那时学校有两个级部，各招收了六个班级。我分在二级三班。班主任叫于燕萍，是位女老师。我因前后三次报到，晚入学一个多月。入校后，于老师拿着饭票和零用钱对我说，这是学校发给我的每月6元助学金，让我省着点用，克服困难学下去。助学金助我在学校坚持下来了。为了省钱，我每天限用2角钱；写作业和复习功课，尽量用石板、滑石代替纸和笔；往返学校，经常背着鞋，赤着脚走在乡间土路上。

我考中学考了第一名，不仅引起学校和公社、大队领导的重视，也引来亲朋好友的关心。三姨拿来帽子、衣服、围巾，让我穿着上学。衣服是我姨父的，穿在我身上又宽又长，有人称我为“小大人”。舅舅从大连回来看望家人，专门绕道到学校看我，鼓励我好好念书，并送我两元钱。

我接过钱后，回教室的路上，心想，大弟已常年住在舅舅家，给他添了许多困难，我靠学校助学金已能坚持学下去，舅舅这两元钱我不能要。于是跑到已走远的舅舅身边，把钱还给他。舅舅夸我人小志气大。

之后，舅舅又在很多场合提起这件事。舅舅鼓励我的话，我在心里记了一辈子。

动员我来当班长

于燕萍老师在嘱咐我克服困难坚持上学的同时，动员我当班长。我说，我人来了学校，但心仍在家中，没有长期学下去的准备，还是让别的同学当班长吧。于老师说，让我当班长是学校领导定的事，不当班长要去找校领导。就这样我当起了班长。

当时副班长叫王喜祥，人长得帅气，是学校的文艺骨干，经常参加校文艺演出。学习委员是张培芬，是个女同学。其他班委我已记不清了。作为班长，我要求自己：刻苦学习，把学习成绩搞上去；以身作则参加劳动，把勤工俭学搞上去；依靠团结班委开展工作，关心同学思想行为变化，有异常情况及时向学校老师汇报处理。记得有位同学姓段，连续数日发烧，吃不下饭，经校医治疗也不见好转。我便报告学校老师，带四个同学用门板将其抬送回家。

苦中作乐背甜菜

招远三中1957年创建，条件比较差。学校组织勤工俭学试种甜菜，用跑马拉松的方式把甜菜背送到县城一事，我至今难忘。

试种期间，学校请当地种甜菜能手来田里教学生种甜菜。甜菜丰收后，学校组织男生以跑马拉松的形式把甜菜背送去招远城。三中离招远城15多公里，四五百名男生，每人身背十斤八斤甜菜，向招远城跑步前进。不宜跑马拉松的个别男生和女生回家，在指定的时间地点为跑马拉松的同学鼓劲加油。出汗了，把上衣脱掉，光着膀子跑；累了，休息一会儿，继续跑；渴了，去河边井边用手捧着喝些生水……同学们说着、笑着、追赶着、超越着，欢快地跑向招远城。路边一位给我们鼓劲加油的女同学告诉我，据她统计，我跑了三十几名。

这场“马拉松”跑下来，虽说很累，但全校师生都兴高采烈，因为不仅把甜菜送去了招远城，还活跃了校园生活，锻炼了个人体质。更重要的是，培养了同学们团结互助、奋勇向前的精神。

校友成为我妻子

我们二级三班有同学50多人，大家同吃一锅饭，伙食再差也吃得香，同住一个大通铺，睡觉时互相为蹬被子的同学盖被，哪位同学考试过关，大家都为他高兴，哪位同学生病，大家争相照顾看望，分离时大家互留赠言，彼此鼓励。最难忘我入伍离校时，学校送我一个纪念本，内有为纪念三位同学入伍，于老师和校领导陪同的全班同学照，有20多位同学写的临别赠言。我六十多年来一直保留着，不时拿出来看看同学们的赠言。

同学孙希卿从三中毕业后上了大学，后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工作，他曾因公来烟台办事，我们相聚叙旧后，我恋恋不舍地把他送上返京的火车。当年的副班长王喜祥，离校返乡，我曾数次去招远城托人打听其下落。

那位跑马拉松时在路边为我鼓劲加油统计名次的女同学，叫石志欣，三中肄业后进入山东中医药学校读书。中专毕业后，惦记那份校友深情，她来到了我的身边，最终成为我的妻子。

我带头报名参军

1959年上半年，学校加强教学活动，语文、数学、历史等科老师教学认真，讲课生动，使我受益终身。后来，招远三中响应国家号召，动员青年学生入伍当兵。学校张贴标语，开大会，作动员，发号召，于老师动员我带头报名。

当时我长得又矮又黑又瘦，心想部队不会要我这样的人，但自己是班长，党对我家有恩，理应带头，于是我报了名。征兵的人把报名的同学带到操场，让我们自由跑步，他们从中挑选适合在舰艇上工作的人。我被选入后，又通过了体检，于1959年底当兵，被分配在海军舰艇上，后转为陆军。

到部队后，我带着招远三中发给我的初中两年的教科书入伍，在部队边工作边学习，转眼在部队工作了近三十年，从战士起步，直至成长为师职干部。1987年，我转业至地方工作，现退休住在烟台。

今年我83岁了，身体尚可，年龄愈大愈加怀念三中岁月，思念二级三班的老师同学们。敬爱的老师、亲爱的同学，你们都还好吗？



往事如昨

天津来了一位知青老师

刘宗俊

我的小学阶段，低年级是在本村上的，有一位天津来的知青老师，名叫杨玉梅，给我们上过一段时间的课。她的到来，给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泥孩子们带来了母亲般的体贴入微的关爱，更有闻所未闻的来自城市的气息。

我们村是修建门楼水库时易地迁建的新村，可能由于这个原因，周边十里八村的人都不按我们村碑上的“学名”叫，而直接称“新村”。村子很小，百十来户，小学只有一至三年级，每个年级一个班，两三位老师。在杨老师来之前，给我们上课的都是本村的老师。除村小校长固定外，其他老师时常更换，常常是刚刚适应了一位老师的教学方法，又换了一位新老师。要么是老师干不了，要么是又找到了收入更好的县城工厂工人或商店卖货员岗位。这天，校长又到班里告诉我们说，要来一位新老师。他顿了顿，加重了语气强调说：马上要来的这位老师是从大老远的大城市天津来的，是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，我们能跟着她学到很多之前想学而学不到的知识，一定要好好珍惜机会。

我们已经对换老师习以为常了，但独独对从大城市来的老师充满了好奇。过了两三天，新来的杨老师下了火车倒汽车，最后是校长用手推车把她接来的。

在新老师来之前，村里就给这个知青老师提前安排好了住处。是个空屋，长期无人住，我们里里外外打扫好了卫生，又备足了烧炕用的柴草。在我们的期盼中，知青老师来了，校长说老师叫杨玉梅。杨老师扎着两根粗粗的黑辫子，颤笑间脸上挂着两个浅浅的酒窝，让人打眼一看就觉得和蔼。她上课生动有趣，我们第一次觉得上课时间短暂。她给我们讲书本上的知识，也讲我们闻所未闻的逸闻趣事及她的成长故事，让我们的思想仿佛顿生双翅，飞出了小山村。她在我面前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迥然不同的世界。

课余时间，杨老师带领我们到地里复收麦穗、地瓜和花生，领我们到地里割草，到山上刨药材、摘松果、捡松毛，既培养了劳动意识，又勤工俭学，帮家里减轻了一点负担。有时杨老师看到哪个同学衣服破了洞、鞋子张了嘴，就用随身带着的针线帮忙缝补，实在补不了的，她会从她微薄的收入中掏钱买给同学。那时，杨老师中午饭在有学生的人家轮着吃，当时叫轮饭，轮到谁家，吃完饭后就给那家人粮票当做饭钱。因为杨老师对学生的好家喻户晓，家长们感激在心，都不约而同地不收她的粮票，杨老师每次都偷偷地把粮票压在茶盘下。

我们和家长们都把杨老师当做本村的一员，她也完全融入了这个小山村，从语言到习俗。三年后的一天，一个消息传遍了全村：杨老师要抽调回城了！虽然村民心里都知道这是迟早的事，但都不舍得她走。在她离开那天，没人通知，村民们早早地来到村口送她，拉着她的手，反复叮嘱她有时间再回来看看。杨老师也是依依不舍地频频点头应允，一步三回头地洒泪挥别。

自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见过杨老师。杨老师，您现在还好吗？